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

潮起潮落

程维功 著

在风口浪尖上弄潮

于欲火官贪中取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程维功系列小说

三部曲

潮起潮落

程维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程维功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80680-388-2

I.程... II.程...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8030 号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

潮起潮落

程维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60 印张 12 插页 75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388-2/I·279

总定价:84.00 元(本册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内 容

简NEIRONG介

这是一曲被辛酸,被痛苦,被血泪包裹着的时代挽歌;这是一部被野蛮,被激情,被生猛浸润着的爱的华章;这里有一群被创伤,被遗憾,被失望袭击着的善良的人们。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的弄潮儿,始终坚信:

是狼,食人又食羊;

是人,食羊害怕狼;

是羊,不是食于人,便是食于狼。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改变自己羊的地位。于是:

盼人穷夜宿黑牡丹,昼欺结发妻,到头来,众叛亲离;大宝亡命天涯,做窃贼,入监后出逃,从此发奋图强,演绎了一段逃犯的发家史;吴娜水性杨花上错床,抛夫别亲,携女入狼窝,害了卿卿性命;毕虎行走一条崎岖的爱情道路上,错误的抉择让其倍受煎熬。万元红包,美色飘香,信贷科长乐逍遥;灯红酒绿,半月吃喝,银行主任不出招……

小说故事催人泪下,震撼人心,令人不忍释卷。

自从龟头长富死后，盼人穷对黑牡丹金金连身躺。

忘不了那放浪形骸的夜晚。

那天，送葬毕长富，客人、帮忙的都走了。丫丫也早蜷曲在炕脊晃熟睡了。盼人穷一下把金金拦腰抱住就往那黑脸上吻。金金回头乜着眼说：“慢点！怎么也要等到事过毕？”

盼人穷说：“今晚好好弄一回！”

“哪回不是好好弄？”说着，铺炕暖被，脱得一丝不挂，翻压滚爬……大拉练似的。你看黑牡丹：秀鬟凌乱发披肩/醉眼痴迷乐颠颠/呜咽细语难分辨/红唇如蜓频频点。盼人穷也胆正力圆，摔阖击拍，那阵势要震塌屋顶似的。

尽管是隆冬，盼人穷还是出了一头一身的汗，黑牡丹给盼人穷揩着汗，拉被子盖好，盼人穷意犹未尽地抱住她说：“这才是真真正正地弄了一回，以前的全不算数。”

黑牡丹在那馋嘴上吻了一下说：“就是好，以前怎么就弄不到这程度？”

“胆不正嘛！”

“那鳝蛇也把你吓住啦？”

“死猫吓老鼠嘛！”

“这下好啦！再不必提心吊胆啦！”

“我盼这一天望眼欲穿！”

“嘿嘿嘿……”二人笑闹着来了回二返长安。弄毕，已是精疲力竭，二人又接着说话儿。

黑牡丹说：“唉！长富死了叫我今后咋办呢？”

盼人穷说：“你打算咋办？”

“过了百日嫁人呗！”

“你敢！”

“那你说咋办？”

“我包你！”

“那你那黄脸婆呢？”

“那怕啥，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她敢咋！”

“我怕你时间长了就顾她不顾我了，把我撂到干滩上！还有我这家……”

“放你的二十四条心吧！哪有放了鲜花抓牛粪的！”

“那你说我这家你管不管？”

“管！”

“没有新房！”

“盖！”

“没有电视机！”

“买！”

“日子过得不如人。”

“往上弄。”

“你说话算数？”

“不算数你把我牛割了。”

“嘿嘿！”黑牡丹拽住那东西，“哟！那舍得？宝贝，割了我就没治了。”

盼人穷黑地白天不回家，大年初一也在黑牡丹家过，把叶子和两个孩子撂在家内，不管米面油盐，不问穿衣御寒。冬天，叶子靠从山上拾柴火煨炕洞过活。过新年，别家的孩子穿新衣，唯有她的大宝二宝旧衣褴褛，叶子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不由得怨从心底生。那天，盼人穷偶尔回家来，她没好气地说：“你倒是嫁了人怎的！到准有这家没有？”

盼人穷把眼一瞪说：“咋！你还放什么臭屁！老子愿意你管得着？不把你踢一脚滚算便宜了你！”

叶子拢头发的手一下愣在那里，她没想到盼人穷会说出这样的瓷心话，眼泪不由得扑簌簌掉下来，她索性放了手，头发散披，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倾倒她心中的积怨：“你把心死啦！不爱我那时不会别娶我，到如今把我闪在半崖上。我不用你踢自己会滚！我这就走！给你腾眼让位子，你把你那后妈往回请！”

“放你妈那狗臭屁！”盼人穷骂着，一脚踢过去，一下把叶子踢了个前爬。叶子“扎”地就断了哭声，脸发黄，唇发青，面容扭曲，爬起来，痴愣地瞅着盼人穷，惊猫般退出屋，泪雨洗面地哭泣着回龙南娘家去了，吓傻了的大宝、二宝龟缩在炕角，像两个胆怯的猫仔，不敢哭也不敢叫。瞪着小眼，直看着盼人穷开抽屉取了东西把门一摔走了。

天渐渐黑下来，冷风从敞门破窗闯进来，大宝向外看了几回，不见妈回来，二宝哭着，“我饿！我要妈！”五岁的大宝安慰着三岁的二宝：“噢！恶爸走了，妈就会回来的。”

“我饿！我要吃馍！”二宝还哭。

于是大宝下炕去取馍，铁笼放在缸盖上，大宝搬来小凳站在上边还够不着笼盖，够着了便怎么样，他那体重怕比铁笼盖重不了多少，揭得起笼盖？于是他就掀，铁笼被拦腰掀翻，圈筐撞地发出“当唧唧”的响声，有一个黑硬的馒头滚在地上。大宝拾了馒头用刀切开，给了二宝一半，二宝不哭了。黑暗里像两只填住了嘴的小猫，只听见“啧啧”的咀嚼声。馍吃完了，二宝又嚷渴，大宝打开水缸内的薄冰舀来一瓢冷水二人灌了一气，喝了冷水浑身又冷得打颤。天愈加黑了，二宝嚎啕起来：“妈！妈！我要妈！我要妈！”

大宝又往外望了几回，黑冷黑冷的，不见妈的影子，二宝还在哭，大宝急得心都要从喉咙内吐出来了。他想，妈大概不会回来了，妈被恶爸打怕了，他分明看见她那扭曲的脸。妈一定是去了外婆家，每次恶爸打了妈，妈都是带着他和二宝去外婆家，可是这次没带。黑冷沉长的夜，二宝还在哭，他一会儿也熬不下去了，于是他说：“二宝，别哭，咱找妈去！”

“对！”二宝哭泣着往炕边挪。黑灯瞎火，他胡乱摸了两只鞋给二宝套上脚，拉着他就出了门。天高星远，夜色朦胧，残雪照出些许亮光。他也不知道怕了，拉着二宝直奔河滩那条路，跑了几步，才发现二宝拖拉着妈的一双鞋，脚小鞋大，一跑三掉，根本跑不动，他想抱又抱着走不下几步，二宝哭泣着说：“鞋！鞋！”

大宝生气地说：“甩掉鞋算啦！”于是二宝甩掉鞋跟着跑。没跑几步，又喊：“脚痛哩冻哩！”

大宝说：“别嚷，一会儿到外婆家给你暖热被窝。”

过河的时候，二宝动作稍迟缓些脚便被粘在冰上提不起来，大宝帮他拽，揭掉块皮，二宝劓猪般嚎叫，一只脚不敢挨地，一只脚在冰上越冻越深，于是二人不得不坐在冰上，像两只被套住了的小耗子。此时的大宝，再也忍不住满腔悲愤，与二宝一起大声哭喊：“妈呀！妈呀！”

这凄惨的叫声激惹得寒冷的夜空也在颤栗。惊残了多少甜蜜的梦……

秀梅这些时想心思，尽失眠。忽听远处传来孩子的哭叫声，起初还以为毕虎在毕家奶奶屋里哭，侧耳细辨，这声音好远好远，像从河滩那儿传来，而且被夜风扭曲得如挣断的游丝。她一骨碌爬起来，迅速穿好衣服，提了把割

草镰直奔河滩。她剥冰拽衣,小心翼翼地把大宝二宝从冰面上解救出来,背一个拖一个送到叶子娘家。

叶子大概也听到了哭声,边扣钮扣边慌忙开门往出跑,与秀梅撞了个满怀,秀梅没好气地说:“叶子姐,羞先人哩?把娃撂到河冰上往死里冻哩!”

二宝一见妈“哇”一声哭了,大宝溜进屋扑到外婆怀里。叶子一边把二宝搂到怀里一边说:“好妹子你骂我打我我都不嫌,你不知道那贼把我往死里踢,让我滚!我只说把娃给丢下看他咋办……”说着都进了屋。

叶子妈数落开了:“你个死人,把娃泼上!看那贼铁石心肠恨不得让你和娃都死光腾眼哩!”她边摸着二宝的脚边心痛地说:“看把娃脚冻成啥啦!唉!”她抹着眼泪,“娃儿遇上这样个家,还有啥幸福可言!快给娃烤烤!”

“哎哎!”秀梅忙挡住说,“贵贱不敢烤,先打盆温水泡。”于是帮着打热水给大宝二宝泡脚。

邻居听见哭声来了些人,石柱妈抓了把生姜说姜水泡好得快。秀梅妈把家内的半支冻疮膏也拿来了。叶子妈一边抚弄孩子一边唠唠叨叨骂,叶子不言语只是哭。见此情景大家你一言他一语议论开来。毛毛妈说:“遇这号事只有把那女的给狠狠揍一顿,最好是揍得腿拐胳膊折断了后路,他就回头了!”

“不算事!不算事!”狗狗妈说,“男人迷上了女人如狗链蛋,一下拉得开吗?你就放展,弄够了就淡了!如水了,见不得了,自然就回头了。”

“啊呀!倒把他美的,那咱倒成什么人了!聋子的耳朵?”秀梅妈准备长篇大论。

秀梅挡住说:“都别说了,管他出去干啥!要他回来干什么?自力更生,全当死了丈夫不过了!”

秀梅回到家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想叶子再想想自己,越想越茫然,不觉潸然泪下。不由得又想起了魏峰。

那晚从坟场回来走到村口分路处,魏峰站住说:“秀梅,你回吧,我这就走!”

秀梅恋恋不舍地拉住他说:“峰哥,刚回来怎么又急着走!”

魏峰说:“局势不定,我得马上回城内爸妈那里去,秀梅,你要保重,听说你带着毕云的孩子,你准备……”

秀梅低头抚弄着衣角带着哭腔说:“我能咋样!既然答应了那贼,就给人家把孩子守大呗!嗯嗯嗯……”她趴在魏峰胸前嚤嚤地哭起来。

魏峰抚着秀梅的头说：“坚强些，秀梅，老天给我们的打击确实太大了，天不容我们吗？”他仰望天空，朝霞正奋力撕裂黎明前的黑暗，大地处于一种空前的红、黄、黑、蓝的混沌中。

秀梅仰起头说：“峰哥，到了城里，早早给你找个像毕霞姐一样的姑娘，祝你幸福……”

魏峰说：“不，我还会回来的，秀梅，你等我！”

他们紧紧搂抱在一起，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天愈来愈亮了。魏峰说：“我得走了！”

秀梅放开手说：“峰哥，我送你去车站吧？”

“不必！千里送客总有一别，还害得你往返跑百十里路，保重！再见！”说毕，扬手转身向山道奔去。

秀梅目送魏峰消失在道路拐弯处，泪水模糊了眼睛。

魏峰走后没多久就给秀梅来了一封信。秀梅闭上眼睛也能背出那封信：“秀梅，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帮助你照顾好毕家后代和毕、梁两家老人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我已决定和你结合，不知你意下如何？请回音！”

秀梅立即回了信：“峰哥，不能，我已是结过婚的寡妇，怎好玷污你洁白的身，拿你的长相、文才、能力，不愁在城内找不下工作，找不下好对相。贵贱别探我这泥潭，四位老人，一个孩子，公婆家富农。连乡村的光棍择偶说起我都咋舌，你愿眼睁睁往泥坑内跳吗？我们永远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妹，你多会儿回来我都热情接待你！”

没多时，魏峰又来信了：“秀梅，真正的爱情不能用姑娘和寡妇来衡量，说心里话，我爱毕霞也爱你，这你在我替石柱给你写的恋爱信中能感受到的。另一方面，你为了毕云，为了爱情，为了毕家能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和肩挑这样大的重负，而我作为毕霞的恋人就不应为了爱情，为了毕家与你分忧解难吗？如果你真的不爱我或家内另有安排则另当别论，请三思。”

秀梅犯难了，迟迟没有回信。魏峰真情一片，可她真不愿眼睁睁看着他身陷泥坑。可从今晚目睹叶子之惨状，她震惊了，一个妇女带两个孩子被丈夫抛弃便这样可怜，她一个妇女看似当前老人都还健康不显怎样的困境，可将来老人年龄大了要养老，孩子大了要上学结婚……哎哟，她不敢想。再说，自己才二十几岁，就这样守寡一辈子吗？前几天妈说有几处提亲她都坚决拒绝了。自从毕云死后她得了性冷淡，从来不考虑爱情之事，只知道操持家务抚育孩子。可魏峰的出现又点燃了她的爱情之火，说心里话她不是不

爱他，只是嫌他受苦，她巴不得立即就投入他的怀抱，淋漓尽致地倾诉衷情呢，与其说耽误了将来嫁了别人，没有爱情，没有幸福，还不如……啊呀！我真傻！她一拍脑袋，一跃而起，点亮煤油灯立即给他写信：“魏峰哥，谢谢你的真情，我爱你，一切听从你安排，如果你不嫌弃小妹，小妹盼你早日归来！”

天麻麻亮，她就把信投进大队门旁的蓝色邮箱。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二

驻峰源公社宣传队办了一整学习班，没搞下一个反革命，任君调走了，宣传队也撤回了，学习班自然也解散了。

魏峰的归来使人们惊奇，但似乎又在预料之中，因为后来发生的事及四海入狱后传言很多。唯有阮黑娃、陈虎、白花蛇们耿耿于怀，但树倒猢猻散，要再把魏峰押进学习班是不可能的了。况且，市委根据魏峰的材料和群众的反映，对问题严重的峰源公社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整顿上龙大队领导班子指日可待。

白花蛇伤好后脖子上留了个粗疤痕，所以她不得不春、夏、秋、冬都围个白纱巾，还那么妖，说三道四，招摇过市，又多了个亲生女儿的光荣，整天嘻嘻哈哈，把过去做过的丢人现脸的事全不当一回事。

魏峰和秀梅的婚事本当在毕家办，但主动给自己揽个富农成份的包袱背上确不是明智之举，经再三推敲，魏家决定把秀梅娶过来，返回去照顾几个家庭。

婚事从简，魏峰和秀梅把那久没住人的窑洞收拾布置了一番，亲朋好友坐了十多席，魏峰父母和小峰也回来了。魏奶奶因双目失明未能参加魏峰婚礼，秀梅从梁家坐车，大家热热闹闹把她迎了过来。

晚上，当年的一些朋友去闹房，东升说：“小梅子，没看出你这风风火火的乡村女干部，打扮上还挺像个新娘子，好漂亮！”

秀梅今天的打扮是红绸袄、绿绸裤、鬓插红花。听东升一说，脸更红了。拽襟自赏，抬起头说：“再好的衣裳还能变了咱这丑眉眼。”她瞥了眼魏峰，“不过亏也得把人家亏住了！”

魏峰笑而不语，他打扮得西装革履，偏背头梳得油光，显得倒也潇洒英俊。

敢明说：“我看挺般配的，大哥哥和小妹妹来，唱一段兄妹垦荒！”

于是大家吆喝着要魏峰和秀梅唱歌，仍数亚亚的细尖声最特殊，他虽经了一场学习班的虚惊，越发变得胆小怕事，但他不论哭或笑时那细尖声是不会变的。

闹房虽然快乐，但谁心里不装着一段往事，谁能在此时不想起毕霞和毕云，所以心情总是喜中藏忧，唱了几段歌，东升说：“不唱啦！不唱啦！把水果糖盘子端来，倒茶取烟，坐下编编，都二十多奔三十的人啦还蹦跳啥！”

真的，和魏峰当年一起的这几位，东升已在前年结婚去年生子；敢明娶了上龙“光光溜”普希哲的半憨憨女儿花花，也已有了孩子；唯亚亚年龄本身就小，加之进学习班政治影响，最近才择亲定偶，指日可待珠联璧合。

坐了一会儿，东升说他上后夜班要走，于是大家也都随着散了。

是夜，秀梅躺在魏峰的怀内哭了：“峰哥，峰哥，我真幸福！我真幸福！可是我心里也痛苦死了，为什么躺在这里的不是毕霞姐而是我，一个寡……”

魏峰忙捂住她的嘴说：“秀梅，再不准你这样说，在我眼内，你是我心中的雪里红梅。你的坚强果敢正好补充了我性格中的优柔寡断，这是老天的恩赐，前缘已定。你还记得乐呵呵大爷给你的那首诗吗？”

秀梅闭目凝思，“奇缘终得配佳偶，拭去泪痕尽风狂”她忽然顿悟，大叫一声，“真的，峰哥，前世有缘，是老天把咱们撮合到一块儿了！”说着，紧紧搂抱住他，把甜甜的舌头伸进他的嘴里。

幸福的暖流淹没了苦涩的泪水。

第二天，毕俊华夫妇过意不去，又备酒席在毕家招待亲朋邻里，庆贺魏峰和秀梅的婚礼，这是后话不提。

毕虎聪颖，瞪着圆圆的小眼睛望着家里新添的陌生人，秀梅教他叫“爸爸”，魏峰说，就让孩子叫“伯”吧，因为此地乡俗有长子的儿子随堂弟、妹们把父亲叫伯的习惯。秀梅和毕俊华夫妇也就同意了。不过毕虎受着两双爷爷奶奶的溺爱，整天围在他们膝前转，晚上随他们睡，别说魏峰，就是秀梅也难揽他睡一晚上。

是那场地震加深了他们和孩子的感情。

唐山地震后，人心惶惶。似乎到处都预报出有地震似的，峰源地区也不例外，人们在屋外的场地上，麦场里搭防震棚，晚上就住在里边。梁主任、秀梅妈、毕俊华夫妇这些年纪大的老人大概觉得生命对他们已不关至要，执意晚上不去防震棚。于是就秀梅和魏峰带毕虎睡防震棚里。

月光融融，星光闪闪，魏峰给毕虎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牛郎织女星；给他教唱革命歌曲“东方红”；早早就教他读写简单的字……

下雨了，冷风吹着，棚子漏水，秀梅紧紧把毕虎搂在怀内，魏峰冒雨遮洞堵漏，淋得落汤鸡似的，这些都在毕虎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阴飞转，日子虽苦楚，但感情笃深幸福。第二年她们有了一个女儿，秀梅说：“峰，求你让女儿姓梁吧？”

魏峰说：“任你，我无所谓，反正魏家有小峰，断不了烟火。”秀梅撒娇说：“咱们还会再要嘛！”

于是，他们就给女儿起名叫梁燕。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是灾难深重又动荡不安的一年，逝世了周恩来、朱德、毛主席三位主要领导人，发生了两次七级以上的地震。人们在那绵绵的雨凄凄地哀悼，惶惶地防震，还不得不提心吊胆那动荡的时局变化。

那天傍晚，李嫂和云芝在河边洗衣裳，云芝悄悄对李嫂说：“听说山西那边庆祝打倒四人帮呢！”

李嫂问：“四人帮是谁？”

“听说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嘘——”李嫂胆怯地说，“快不敢胡说！”

这时候，大队的高音喇叭响了，文书大声在喇叭里喊：“各队注意，各队注意！今晚学习的内容是张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可第二天，云芝的话果然应验了，县上，公社来人招开大会，宣布打倒以王、张、江、姚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于是人们又摇旗呐喊，敲锣打鼓地反对自己昨日的“偶像”……

借着上边混乱，有些地头蛇和农村基层干部借机盗窃集体财物。盼人穷就是这时候借机用队内的砖瓦给金金盖上了新房。

上边来人整顿上龙领导班子，四人帮虽倒但余孽未尽，村内派性斗争还很厉害，接连几个晚上都选不出一个大队长来，后来敢明耍洋相大声说：“没人当大队长我来当！”没想到“哗”地全体通过。

这中间有长时间尴尬的难耐；有想看笑话的心理；但最主要是敢明厉害，两派人他都不怕。敢明也就顺理成章地走马上任了。

敢明不识字，上边发的文件看不懂，拿着文件寻人念，半年下来大厌其烦，于是找他老丈人普希哲——光光溜，“叔，我把这大队长让给你当吧！我不识字，难死我了！”

光光溜说：“胡闹，大队长能随便转让！”

“咋不能？”敢明说，“皇位都转让哩，一个队长职务算啥！”不由分说把普希哲拉到社员会上宣布，“我把大队长职位让给我叔了，今后有事找他别找我，”说毕走人。

全场哗然。光光溜在“这娃这娃”的叨咕声中转过身来，发表了他就职演说，“各位社员请注意，本人才疏学浅担不了如此重任，但佳婿重托，又实实不敢误了集体大事，从今往后上边怎么说咱就怎么办，下边有什么意见咱就如实向上边反映，散会！”

光光溜还真光光溜，啥事也不担责任，上边发下三百斤救济粮给贫困户，他眼珠一转对会计说：“你算一下每人平均多少，通知社员到大队来领！”

各队的锣敲得山响，社员们奔走相告领救济粮，来到大队一看每人才几两粮，真让人啼笑皆非。

就这样过了两年，大队的工作没一点进展，眼看着周围的村子都拉上了电灯，用上了钢磨，喝上了自来水，可上龙大队还是驴拉磨，黑瞎摸，吃水要用骡子驮。梁主任不忍目睹，在一次两委会上大发雷霆：“普希哲你就这式子，你要把上龙大队闹成啥样子？咱上龙大队自从建立农会，土地改革，合作化……从没落过人后啊！”

“是啊！是啊！老主任，”普希哲诺诺连声说，“你老所言极是！鄙人有言在先，不敢担此重任，又不是大家所选，名不正言不顺，老主任！就让位于您吧，诸位！”他又对其他开会的人说，“大家就接受我的请求吧！”

反正谁也无权也不想揽这烂摊子，都绷住嘴不言语。

梁主任说：“我这把年纪也无意当什么大队长，不过我不忍看着上龙大队就这么烂下去，落于人后，群众受苦，我建议，咱们再打一次人民战争，把水从泉子沟引出来在青石坪建个大水窑，先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

这个建议全体通过，大家一致推举梁主任为建委会主任。光光溜表示全力支持，愿效犬马之劳。

梁主任说：“我也不是什么领导，主任，我就是一个老革命，我要用我的一颗红心，为人民办一件实事。”

于是第二天召开社员大会，会上一宣布，群众欢呼雀跃，举双手赞成。

梁主任又一次发挥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他首先派魏峰找水利局请技术员搞测量，又要普希哲尽快去北乡瓷窑联系烧碗的废瓷套和其他建筑材料。

他把各队队长召集起来分段分任务，雷厉风行立即动工。

一场筑渠引水的人民战争打起来了。这是上龙人民对集体力量的最后一次品咂和回味。工程进度很快，艰苦奋斗，因陋就简，人们硬是用碗套砌小渠把水从五里远的泉子沟引出来了。水窑还没竣工时就有人传言要分田到户了，说其他地方已经动起来了，梁主任听到这话召集社员说：“再不要听信谣言，社会主义能走回头路吗？咱们不是从一家一户走进集体里来的嘛！这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当他听普希哲对他说这是上级命令非执行不可时，更是怒不可遏，“这上级是怎么搞的，毛主席逝世尸骨未寒就搞修正主义，我跟毛主席搞了一辈子革命，我不能看着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成果毁于一旦，有我梁有志在，上龙大队不能分田到户！”

且不说那块石头是天意的还是罪恶的，是它无情地将梁主任击倒。那天，工地上放排炮，“啪啪啪”的炮声喷着褐烟鸣响，九声响过，工地上静极了，人们在隐蔽处等待最后一响。就在这时，梁主任站了出来，人们紧喊慢喊，炮声响了，一块飞石正中梁主任胸部，人们急忙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因严重肋骨骨折合并气胸治疗无效而死亡。

他死后，人们在水窑后的山坡上给他修了一座坟，立上了“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梁有志”的石碑，以示吃水不忘打井人。

同时，上龙大队也在推迟一年后终于实行了包产到户。至此，集体在光溜溜手里被分得光光溜溜。

三

盼人穷一觉醒来，天麻麻亮，他一骨碌爬起来，心想——迟了！走到院子，揉揉惺忪的眼睛，没事！夜的暮霭还没褪尽，他张嘴打了个哈欠，懒散地向老槐树下走去，他习惯地拿起那个半截把儿的铁锤刚要敲钟时，远处响起了牲口的铃铛声，他一愣，醒悟过来——生产队昨天已经解散，分田到户了。再不需要生产队长指手划脚分派活路了。放眼望去，田间、公路人影绰绰，畜铃叮当，田里的庄稼在晃动，人们大概已摸黑干了一小晌活了。他拿锤的手无力地垂下来，浑身酸软无力，霸王投乌江前那种感觉莫过于此。

忽然，一股热血冲头，他咬牙瞪眼，回头瞅着还朦胧的峰山，奋力把手里的锤子扔出去。

他恹恹然回到金金家，金金做好了拌汤等他，问：“今天还要派活吗？”

“不派！”

“那你今天干啥去？”

“上集！”盼人穷好久长时间没有上集了，没想到如今集市这么热闹，什么都可以买卖了。卖山梨、核桃、红枣……不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了；连过去视作迷信品的线香、冥票也有人叫卖声声；戏台上演出的是古装戏；人们也不必因害怕说错了话而拘于言谈了……

他遇到东山的二牛，说：“你敢投机倒把？”

“改革开放了，这不叫投机倒把，叫发家致富，先富起来！”二牛神秘兮兮地说，“大哥，你思想咋还没解放，我们队早分一年，了不得！家家粮食多得缸满囤溢，这改革开放就是好。”

盼人穷没言语，转身走了。

走到西边，见二队的侯队长在卖糖，他说：“侯队长，你也干这事？”

侯队长笑着说，“撂了挑子没事干，编了几张糖，哎！倒多少赚几个钱。”

“你说这集体真的完了？真不以队为基础了！”

“彻底完了！你看现在人们的劲头，好像他们当年是被逼到生产队似的。”

他从巷内走过，人们好像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冷眼相视，最多点头打个招呼，再没人“吴队长，吴队长”低三下四巴结他了。

他把一具慵懒的身子沉重地倒在金金的炕上。

金金说：“不需要队长了，该找个事干干！”

“啥！”他一下跳起来，“我为集体干了半辈子，就这样不养我了？我不服气！”改日，他从巷道走过，看见海娃拉一只大奶羊，说：“海娃，谁让你私自养奶羊？”

海娃嘻嘻笑着说：“人家都养几只呢，我才养一只。”

盼人穷说：“把你的羊奶挤一缸子给我端来！”

海娃眼一挤，不言语跑走了。

盼人穷碰上有存，心想，有存这几年是最得他照顾的好社员，他的话该不会撂到地上吧！说：“有存，你一会儿到金金家来出猪圈粪！”没想到有存搓着脖子说：“我还要去责任田锄地呢！”说毕，“噗嗒噗嗒”走了。

盼人穷怔愣在那儿。天还是上龙的天，地还是上龙的地，水还是上龙的水，怎么一下子就不由他盼人穷运筹帷幄了呢？

叶子得了秀梅的提示，对盼人穷不闻不问，带着两个孩子艰苦度日，往日她除了去队里干活，把自留地做得井井有条，见别人在地边上栽椒树，她

也在自家自留地边上栽,如今地多了,还分了一头小母牛,她喜出望外,生活的信心更大了。那天走亲戚,听别人议论种椒树经济效益高,于是她心里盘算:把分的地留一块种粮其余也都栽上椒。

心里的期望和绿色的希望一起增长,孩子和禾苗一起成长。大宝已经八岁,二宝已经六岁了。那拔节而长的禾苗和孩子甜甜的叫妈声抚慰着她破碎的心。

她听孩子们唱过那首歌唱“小草”的歌,随心所欲地哼唱着:阳光啊阳光啊把我照耀;雨露啊雨露啊将我滋润;小鸟啊小鸟啊为我歌唱……

她想,只有大自然母亲最公正,毫无偏见地赋予她,不,赋予所有的可怜人阳光、雨露、空气……这大概就叫“天不降无路之人”吧!盼人穷有时也回来,坐在桌旁抽一阵烟,或到牛棚、猪圈转看一阵又走了。她觉得心里真不是滋味,明明是一家人,互不招理冷若冰霜,这僵局待到何时?是不是他在那边受冷落有回心转意的意思,可她知道要想那强人主动问你一句比上天还难。于是那天他又回来时,她主动给他倒了一杯水,问:“吃饭不?”

“不!”他拽了拽裤管蹴凳子上,抓过桌子上久已不用的水烟袋摇了摇对她说:“去,把水烟带洗洗换上水!”她一如既往地为他刷洗了水烟袋,潮上了水烟,然后静静地坐到对面做针线。

他“呼噜噜呼噜噜”抽了一阵烟,蹙着眉问:“你把那几块地都栽上了椒树?”

“嗯!”

“你把西南上那块地也栽上椒树!”

“那是留的一块粮地,都栽上椒不吃粮啦?”

“我叫你栽你就栽!”

她知道他的话就是命令,可是她实实不想在那块地内栽椒树,不想栽椒树不只是因为种粮,更重要的是那块地和金金的责任田连畔,她不愿在那熙熙攘攘的摘椒季节看见自己的丈夫跟随着那狐狸精而使自己受冷落。

她犹豫了好长时间但还是栽了,好在她那几块地已经开始挂果的椒树苗儿栽得密了些,她连根带土移过去,第二年便蓬枝展开开花结果。望着满地红漾漾的椒果儿她心花怒放。

盼人穷还真顾家了,在给金金的地里施化肥时也给自己家的地施了化肥。

七月的椒乡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满山丛绿,艳红的椒果儿在太阳的映照

下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山乡笼罩在椒香的氤氲内，峰河也朗声歌唱着。人们疯了似的购篮儿买麻袋，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花椒花椒……

叶子一次次检查椒田，估算产量和采摘的最佳时间，她想，今年椒果丰收，最少能卖两三元。

秀梅从地头走过，说：“叶子姐你这椒比别人的就是好，展蓬蓬利索索椒果又红又大又繁！啥窍门？传授传授！”

叶子说：“姐人笨，不懂科学技术，只知死下苦，多施肥勤打赘芽，劲就都鼓果实上去了。”

“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经济一下就翻身了。”

“盼着呢！”叶子喜滋滋地说。

叶子万万没有想到，盼人穷带着一个一二十人的摘椒队进了地，金金那狐狸精也在里边，那些椒客疯了似的向椒树扑去，饿虎扑食般拽摘起来，全不知道爱惜椒树。她问盼人穷：“这是干什么？”

他说：“寻人摘椒！你一个人能摘完？”

她没言语，既然是给自家摘椒有什么不好，她也就参加其中，还不时提醒椒客别损伤了椒蒂，折断了树枝。

金金拿着一杆秤，谁摘满了筐就过秤倒在架子车内。

盼人穷拿把镰转来转去，不时大声吆喝：“摘净！别伤了椒树！”他对一个准备提篮过秤的小女孩厉声说：“把椒叶拣净！”吓得那小女孩怔愣了半天，乖乖地蹑下来拣椒叶。几块地的椒大半天工夫就摘完了，装满了两架子车八编织袋。盼人穷一扬手说：“拉回去！”金金就和另一个人拉车走。叶子上前拽住车尾说：“拉哪儿呀？”

盼人穷说：“拉那边平台上晒。”

叶子拽住不放说：“我的椒我不让拉别处去！”

盼人穷把眼一瞪说：“什么是你的椒！我不上化肥椒能长这么好？放开！那边盖房欠了债，今年椒卖了钱给那边还债，明年再顾这边。”

“啊！”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双手死死拽住车尾哭喊：“不！我不！我辛辛苦苦……”

盼人穷骂：“辛苦你妈那屁……”上前拉拽，叶子死抓不放。盼人穷举镰砍手，鲜血直流。叶子被推倒在地，车拉走了。

叶子嚎天呛地，眼泪和鲜血同时汨汨流淌，人像那刚摘过椒果的椒树一样衰败凌落，失了颜色。